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梁文紀卷八

明 梅鼎祚 編

沈約

武帝集序

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日
角之主出自諸生銳頂之君少明古學漢高宋武雖闕
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夫成天地之大功
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

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內發疏通外典爰始貴游篤
志經術究淹中之雅旨盡曲臺之奧義莫不因流極源
披條振藻若前疑往滯舊學罕通而超然直詣妙拔終
古善發談端精於持論置壘難踰摧鋒莫擬有同成誦
無假含毫興絕節於高唱振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
月送別望歸皇王高宴心期促賞莫不超挺睿興濬發
神衷及登庸厯試辭翰繁蔚賡記風動表議雲飛雕蟲
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為下奉

上形於辭旨雖密奏忠規遺藁必削而國謨藩政存者
猶多逮乎俯應歸運仰修乾錄載筆握簡各有司存如
綸之旨時或染翰暨於設虞靈囿愷樂在鵠鹿鳴四牡
皇華棠棣之歌伐木采薇出車扶杜之讌皆詠志摛藻
廣命羣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
等窺天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惟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況乎感而後思思而後
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

編次

碁品序

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
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
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
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
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爻象未之或盡聖上
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降臨小道以為凝神之

性難限入玄之致不窮今撰錄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
深情永垂芳于來葉

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
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
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
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
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不表示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

之業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為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七賢論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為世道所

莫容風邈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
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鋤勝已靡或有遺玄
伯太初之徒竝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
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于旋
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木黃精終於假
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
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為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
羣獨秀亦不為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

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
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託其迹宜慢其形
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為用
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
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
其遊放于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
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為世匠所
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

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齊武帝謚議

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
稱不同蓋跡因事隨名由義立堯臣禹佐咸率茲典伏
惟盡寂窮微含神獨照德茂始蒙之主道冠初邦之君
含精靈於五緯駕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英氣凌雲負
揭日月仰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庸在試盛績
雲舉雖屈景潢汙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浚發懷抱昔

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
規省矩震雄圖于九江播靈威於夏汭旌旆未麾鯨鯢
自殞弗勞羌楚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
陣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
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饕寢門孝德光被守器宗祧元
良載遠享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四夷
威行海內罔罔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
朝凝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

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昊下洞深泉春無淒風夏
無苦雨時若罔愆多稔如積三革不累五刃不砥庠塾
大啓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蒐狩有序丹徼青丘之野跂
踵反舌之民浮深駕阻廻首革面北夷畏力獻琛內款
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絕漠之威嘉祥霧合祕瑞泉涌史
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
中嶽肆覲羣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遺弓哀同過
密晦朔不居殯宮將啟勒茲大名宜盡徽極

齊明帝謚議

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聖功無與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拯世寧亂致平未必同道崇禋壇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睿英聖在躬皇矣之符夙著蒸哉之謠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無思不避在屬負圖導揚末命值享主狂凶人倫道盡宗社阽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治形四海樂推三靈以眷東向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位如就重負日昃劬勞

躬親庶事撫辜納隍之念義同於罪已振民厚下之情
無廢於終食聰明神武逖聽邇聞萬目被張紘綱靡漏
御轡不迷寧藉聽於襄野大川可濟不待備於舟楫崢
嶸之下澤靡不懷寥廓之上明無不燭包以宇宙潤以
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
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庠廢業忽焉已久三載弗為淪弛
將及臨朝引領思隆雅訓貴遊胥萃俊造成羣方將驅
世反本既仁且壽告成東嶽高宴汾陽造化不仁厭世

云及放勲之慕不追負鄉之思空遠殯宮將撤輜軫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

德皇后謚議

高祖為雍州刺史后郝氏殂及踐阼追崇為皇后有司議謚吏部尚

書約
議

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刑自遠倪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

齊司徒安陸昭王碑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
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
以寧亂魏氏時垂于前皇齊握符于後靈源興積石爭
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考
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嶽
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
外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

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

疆內侍之年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游梁俄而
入掌綸誥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帝出乎震日衣青光方
軌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
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博
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獻替惟宸實掌喉唇奉待
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公以密戚上
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劔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
熊豹臨戲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

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與壤任切關河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全趙之袷服叢臺方此為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之大啟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鄒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間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

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
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惠與八風俱
翔德與五材並運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
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
侍兼饗戎秩侯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
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令績斯
俟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臯地埒分陝江左以來
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澗數斯萃藿蒲攸在賁

殖之民千金比屋郭鄺之內雲屋萬家刑政繁舛舊難
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
敷化風動神行誠恕既孚鈎距靡用不待赭汗之權而
奸渠必翦無假里端之藉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
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
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
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
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

城漢池南顧莫重千里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
嶢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略
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
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愒法侮吏之人曾莫禁
禦累藩咸受其弊厯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
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
閉永明八載疆場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
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邁征威令首塗仁

風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失義
犬羊其來久矣徵賦嚴切唯利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
廣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崇置水之情弘郭伋待
期之信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雖雉必懷豚魚
不與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髻髻首日拜門闕丹
服滿塗夷歌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彊民獷俗反志
遷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蓄蜚蝗不
起豺虎遠跡北狄恩威闕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駝馬

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
紫蓋於咸陽而邁疾彌留倏焉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
機參請門衢竝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
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賈男女老幼大
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夷羣戎落幽遠
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竝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弗
許雖鄧訓致勞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
有慙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

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楚囊
之請雖幾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軫慟遐
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
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聞凶哀
震感絕移時因邁沈疴繇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
寬譬勉膳禁哭中使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
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若此移年癯瘠改貌天倫
之愛振古莫傳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分命懿親台牧

並建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謚為
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
世學偏書部特善立言輦悅之麗篆櫛之則窮六義於
懷抱究八體於毫端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
妙流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
聖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闕洞開宴
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蓋百代之儀表
千年之領袖曾不慙留梁摧奄及豈唯僑終塞謝興謠

輟相而已哉見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崇
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乃刊石圖徽寄
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國五
曜八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派別因萊命氏涉徐
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懷青拖紫崇基巖巖長瀾瀾
瀾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高皇赫矣
仰膺乾顧景皇蒸哉實啟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應

期誕德絕後光前機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
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惠露霑
吳仁風扇越涉夏踰漢政成晷月用簡必從日新為盛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
胥攸詠羣夷蠢蠢巖別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挈妻
荷子負戴成羣迴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
遂彼蒼如何興山止簣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
邦國殄瘁齊隕晏平行哭致禮趙殂昌國列邦揮涕況

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興雲陞階毀留攢川汎
歸軸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渡望哭無絕終
古惟蘭與菊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東首瑩園即宮長夜
逝川無待黃金難化鍾石徒刊芳猷永謝

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

世載冠冕之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峰冠
於削成公自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往摩
赤霄而理翰望闔闔以上馳迴風飈於襟袞宅山川於

懷抱爰初弱冠藏器俟時康莊廣闢飾禮賢之館杞梓
備收罄滋蘭之畹既駕朱驂又敷袞職升降軒陛率由
孝敬謙以備物貴以在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勸公德惟
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首旦華
裔在庭執玉端闈冠冕百辟外夷震聳猶單于之懼王
商羣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
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輔德必從譬
由畎澮匪讓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嵩岱

保翼三善弘正九伐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

大德風邁具美雲從事貴愈賤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
服以庸羽儀列辟冠冕羣龍周室多祜漢有餘慶奕奕
皇族於斯為盛公之綏之終和且敬是惟宗國庶邦作
詠

齊太尉王儉碑

瞻旦奭而齊軫軼夔龍而長驚百辟翹首譬列宿之仰
望舒千里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盛運鼎命將

改而瞻烏所集未知適歸公高卧間宇獨咤虛室眷龍
顏以託夢詠日角以興言佇傳巖之下懷滋水之上慨
深板蕩念在濡足霸君亦慮屬一匡情降三顧卜匪熊
羆唯人是與公深覩興廢妙識人英察榮光於河渚攀
龍翼於雲漢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殊文共會
異軫同歸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方引應斷決如流辭
不輟響紙無停筆精明外朗神彩傍映矚矚接其光景
風雲溢乎帷席踰喧總至大薄相填齊鑣其軫並不雜

銘曰

鬱起後
有闕

王公赫矣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茲五臣德參世命道
亞如仁履步金門濯纓蘭疇激水上征培風鬱起

齊太尉文憲王公墓誌銘

德被九官功包十亂帝圖必舉皇猷偕煥斯謂國楨是
惟民幹翺翔禮園優游文館祕義煙涵瓌辭雨散揆路
揚輝台庭改觀方翊隆平變茲天網福履每愆降年多
爽微言永謝庶僚誰長銑吹罷音松風代響

齊太尉徐公墓誌銘

公美風儀善言笑愛重琴碁流連泉石拓宇東郊暖然
間素榮貴之來無槩懷抱任居端揆萬務同歸簿領盈
前囂塵滿席直舉枉錯虛來實反天道不仁與善愆應
太常卿任昉墓誌銘

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為學府詞同錦肆含華振藻鬱
焉高致川谿望歸巖阿待闕幽光忽斷窮燈黯滅爾有
令聞蘭薰無絕

尚書右僕射范雲墓誌銘

合契興王匪勞物色垂風鬱起化成龍翼乃作喉膺帝
猷必舉乃作銓衡曩倫攸敘北京岵峻東川迴薄蘊吾
名臣終天靡作

長沙宣武王墓誌銘

山嶽鎮地日月麗天鄰幾者庶亞極稱賢哉我哲人實
惟天縱德基內美功成日用亦既東轅實拯朝難迅鋒
雷駭霜戈電斷震主必危功高不賞哀動上霄痛銘玄

壤聖武爰發後恥申寬大禮空備幽駕莫援

司徒謝朓墓誌銘

嶽神昔降和氣今鍾以彼天爵爵為人龍崇基往峻世
德今重漢車作傳靈位攸待我君應符非公莫宰華袞
既襲輕蘿自改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已備皇情迴
屬素駢輟御玄雲罷曲

齊臨川王行狀

公遵玄源於陵壑稟黃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

表美弱齒弘貴著乎將立雲虛景暖岳秀川渟蘭桂不
踰其質珪璋未究其美幼而悅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
該綜文圃清暉秘譽燭野光朝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韶年及長風質
洞遠儀止鮮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陝
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厯在躬攸之播封豕
之情總全荆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驚志窺

皇邑公抗威川漢勇略紛紜顯晦有方出沒無緒攸之
乃反旆亘圍親受矢石增櫓乘埤嚴衝駕雉雲輶俯闕
地穴斜通半歲晚餐負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
奇靈鋒電耀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就
殘寇外老逆黨內離焚舟委甲掬指宵遯公風標秀徹
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摛純蔡之高芬纂鍾嵇
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
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

揆故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齊朝丹徒故宮頌

聖祖神傑堯蹤漢烈岳峻雄圖天張武節墜命既升霸
略將騁清渭走烽濁河獻警恃峭劍關憑深桂嶺彛章
委闕禮樂沉河拯壓傾構引溺危波盡物稱瑞窮靈委
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

雪贊

火競乃上炎陰矯亦下潤獨有凝雨姿貞晚而無殉排

雲寧自高晞光本非恹委谷不辭深因巖豈知峻潔貌
雖同賞英心共誰振

高士贊

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蒞天下則
賢人贊輔高並臯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有不學以從
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
也學所以行其志孝悌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
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

有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悅愚諂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盼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

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汙祿靡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絕炮戡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忘隕獲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邈不迂為

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銷聲贊

寂矣栖魂非海非樊若人馬往斯理空存天標已峻絕
羽孤騫堯逢豈讓札值奚言

齊明帝哀策文

龍馭既徹備物已陳殯宮無夜夕燎終晨號環輅幄攀
標應路容衛弗改軒檻如故望東川而不追仰昊天而
自訴列聖同軌謚法樹聲爰詔掌牘式播遺英其辭曰

五曜在天遞作民主赫矣高帝蒸哉享武多難固業殷
憂啟聖時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坐運機深鵬逝
風舉龍動雲陰之郢南汭御豫西臨體茲大德懷比小
心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百揆百揆肅肅德浸堇荼
仁被比屋何遠何邇無思不服享君喪道不式典謨神
器業業事等瞻烏民懷真主后来其蘇皇天眷命授以
籙圖臨朝凝眸昧旦丕顯斟酌前王擇其令典不言斯
應不行斯踐路臺靡營離宮弗宴眷言膠塾弘啟上庠

軌儀四代祖述三王德暉內動英華外揚禮行罇俎義
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永久北極齊光南山獻壽滄溟
奄竭嵩岱付朽沴非昊穹惟余之咎攀龍詎幾大隧玄
玄厭世崇陞即宮下泉殯階已遽素幙高騫端闈洞啟
脣紉徐前背朱闕以南轉乘翠龍而東度經原野之荒
涼屬西成之云暮伐金鼓以清道揚悲笳而啓路極厚
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永慕蒼梧晦遠春徽不泯紀事寂
寞窺書可循哲王違世克播遺塵猗歟萬古輝光日新

賽蔣山廟文

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鬱禮華於俎
豆邇無不懷遠無不肅烏革玄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
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
玉桴布瑤席秦楚梁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
之音結流風而成曲九疑之來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脩竹彈甘蕉文

渭川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臣聞芟夷蘊崇農夫

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
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
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卉而興奪乖爽高
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為己力風聞籍聽非復一塗猶謂
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
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
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
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

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離依源
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欸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
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凋
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憑藉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
之譽靡即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
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防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
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
將來謝此衆屈

冠子祝文

蠲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
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
千億廣樹厥家

連珠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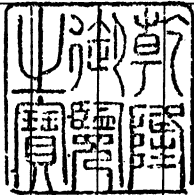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實崇山之
峭是以一夫不經威於赫怒千乘或致亡於巧笑

經一作佳

或作必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為宰

百丈苑
作平



梁文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文紀卷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圻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鱗

欽定四庫全書

梁文紀卷九

明 梅鼎祚 編

范雲

字彥龍南鄉舞陰人仕齊廣州刺史國子博士與沈約謝朓贊梁武帝受禪恩尚書右僕射

為柳司空讓尚書令初表

陛下繼明南面復垂顯錄增榮並觀豈側身限而露不
廣海塵不增山微物知止敢忘自退誠以懷音感遇久
妨彝序尸祿昧寵取踰風歌中寐軫心方食凝慮寧可
冒隆綜之重負學製之談將玷朝徽匪伊身議

第二表

臣聞聖人在上愚智無以息隱天下有道方圓歸其能
是如以駕蹇之才不致問於千里瓦礫之質佇待價於
十城伏願陛下矜臣負乘之光照臣匪飾之情迹言觀
用允授上才斂惠流恩曲蠲小第則雲序斯平曩章載
穆

除始興郡表

臣被沐恩靈棲息榮幸貶貌競視挺襟軫慮徒誓蠡管

之誠終沈熒爝之用不悟懸景麗天通涇潤下月緒未
交鎔光再鑠修鞠慙疑驩不及抃且地臨舊越甸分故
楚厥壤惟腴實邦斯大將何以再宣王猷陶奉惠渥

謝示璧表

非郊禋有日禮天之寶肯降學校且興圓水之符已集

絳玉玄珪未足云譬

正藝文
類聚

范鎮

字子真雲從兄仕齊宜都太守入梁厯
尚書左丞徙廣州追還終國子博士

與王僕射書

儉

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
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
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貧賤之
人皆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存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
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藝文
類聚

讓裴子野國子博士表

續遷國子博士表讓子
野有司以資厯非次弗

為
通

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

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
憂之外疏水不進栖遯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
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
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
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
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變之辨可尋三豕之疑無謬
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媯樸棧越于
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厯

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
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
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
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悽悽微見冒昧陳聞伏
願陛下哀憐愴歎鑒其愚實干犯之咎乞垂赦宥

徐勉

字修仁東海剡人歷侍中
中書令特進右光祿大夫

上武帝論喪禮疏
勉遷尚書右僕射改授侍中
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

夕殯相尚以速
勉上疏詔可

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晷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廻翔傷情滅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乘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

不奉加以糾繩

上修五禮表

勉博通經史朝議國典婚冠吉山
勉皆預議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

報詔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為上凶

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
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
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
男女失其時為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
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
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
勞之儀戰國縱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
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

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禮儀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減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啟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

弘於業定光啟二學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
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
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
機山之賁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
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
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
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
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

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
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厯年猶未克就及
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
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
令徐孝嗣舊事本未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于此遇禍
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
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
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

之啟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觀變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為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厯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

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
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
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
軍參軍司馬裴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
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後又以暉代嚴植
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
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
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

別敕總知其事未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
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
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啟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
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
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
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為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
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
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

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

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一十九條又列
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
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
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
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
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
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
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

司其任淹留厯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
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興
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
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
喜抃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
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
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

秩南史
並作秩

武帝詔報

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有司案以行事也

又詔

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
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
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謝敕賜絹啟

臣勉言傳詔傳靈惠宣敕垂賜絹二十疋伏惟皇太子
睿情天發粹性玄凝作震春方繼離朱陸嘉日茂辰畢

宮告始龍樓起曜博望增華舍生鳧藻率土抃躍臣運
屬會昌命逢多幸預奉休盛復頒恩錫白素起獨麗之
色兼兩邁丘園之賁慶荷之情實百常品不任下情謹

奉啟謝聞謹啟

初學記

誠子松書

勉厯為侍中加中書令雖居顯位不營產業
家無蓄積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答曰人
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
致輜輶如其不才終為他有書為書誠具子
松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于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
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
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
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
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味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
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
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
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衆皆距而

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間
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
賞又以郊際間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
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
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
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
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閨洞房
究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

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
功德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
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
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貸與
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
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
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
不無糾紛之興瀆中竝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

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為烏鹵彌復何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

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
分膽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需之諸女
爾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
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
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
略以棄目也棄目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
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暨
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

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
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屨
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
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
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
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
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竝無俟
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

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梁書家世先世南史作家本先門並薦作承薦事

衆作衆事間營作開營非在不在並作存近營作近修猶為不少作猶不為少蘇蔣作荷獲筆勢作事意此吾作此直儒典作外典姑熟作湖熟何安作可安理治作理事以乖作似乖吾豈知如何作豈如之何

伏暄墓誌

暄為永陽內史徵為東陽太守累著清績勉為之墓誌具一章曰

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臥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尚諸

答客喻

勉第二子排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為答客喻

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排喪之間

至焉舉家傷悼心情若隕二宮並降中使以相慰勗親
遊賓客畢來弔問輒痛哭失聲悲不自已所謂父子天
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於是門人慮其肆情所鍾容致
委頓乃斂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來理運之常數春榮
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於
通論是以深識之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肯見稱往
哲西河喪明之過取誚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
憂深責重休戚是均宜其遺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

國俯示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神損識或虧
生務門下竊議咸為君侯不取也余雪泣而答曰彭殤
之達義延吳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意者
請陳其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為山累仞惜覆簣
之功故秀而不實尼父為之歎息析彼岐路楊子所以
流連事有可深聖賢靡抑今吾所悲亦以排始踰立歲
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
無塵雜多所著述盈帙滿筥淡然得失之際不見喜愠

之容及翰飛東朝參伍盛列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
詩頌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
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
吉俾余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繫此子之助
焉自出閩區政存清靜冀其旋反少慰衰暮言念今日
眇然長往加以闔棺千里之外未知歸骨之期雖復無
情之倫庸詎不痛於昔夷甫孩抱中物尚盡慟以待賓
安仁未及七旬猶殷勤於詞賦況夫名立宦成半途而

廢者亦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懷可謂苗實之義諸賢既
貽格言喻以大理即日輟哀命駕修職事焉

伏挺

字士標平昌安丘人南史字士操

致僕射徐勉書

挺累為晉陵武康令罷還仍於東郊築室朝中勢素多與交游

故不能久事隱靜時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勉答之挺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人因事納賄懼罪為道還俗徵人為京尹

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
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

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
覲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
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蛩吟
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咏動輒盈篇
楊生沈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躊躇一日聊呈小
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翰紙縟字磨誦復無已
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
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

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興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
通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
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栳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沖域
外操彼絃誦賁茲觀損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
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
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
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
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己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

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
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
不休哉昔杜真自閑深室郎宗絕跡幽野難矣誠非所
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游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
此道為泰每竊慕之方念擁帚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
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
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
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道人猶稱盛美

況在時宗彌為未易近以蒲槩勿用箋素多闕聊效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
徐勉報伏挺書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堂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耶方當見

賞良能有加寵投飾茲簪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
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為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
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
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
有殊同今逖聽傍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
賤為恥鳥獸難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鷓鴣無乖隱顯
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
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

從閒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
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為多幸但夙有風歎邁茲虛眩瘠
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
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
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
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
誦流連縹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
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為稱首

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問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並梁書

陶弘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中上表辭祿隱句

曲山改稱隱居梁時累加禮聘不出

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

欲頽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中書書

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
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偏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
虛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
岫似將飛霜於絕谷良為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
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

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孰不心熟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為栖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忸前修也

答趙英才書

予架學區中飛才甸外不肯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蚩俗自致雲霞任性靈而

直往保無用以得閒壠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
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于一化死生善惡未

之能聞

並藝文
類聚

與親友書

弘景齊時除奉朝請常欲辭退與親友書以
永明十年解職卜居茅山自稱華陽隱居編

歷名山尋
訪仙藥

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

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母為自苦也

邵陵王蕭綸
撰陶隱居碑

銘

與從兄書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

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

撫遺

解官表

弘景仕齊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
之仍賜帛十束燭二十挺及發公卿祖之於
征虜亭供帳甚盛止於句容之句曲山
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疏皆以此代名

臣聞堯風冲天賴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

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恒
思懸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
得遂丘壑今便減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
望睠言典念臨波瀉淚臣舟棹已遄無緣躬詣不任攀
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齊武帝詔答

卿遺累卻粒尚想清虛山中閤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
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

與武帝論書啟

茅山誌作表誤

武帝紀云帝草隸尺牘莫不精絕張懷瓘書斷云弘景善書師鍾祖王采其氣骨時稱與

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舍心之藝實俟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微臣沈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譬昔歲不復相類

正此即為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
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己勗媚陶集作適媚不能
自己啟作不能以不啟

又陶集接前作一
書今從要錄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
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
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
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
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顯中精要而已素志
一作

索冥顯
作冥題

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真迹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至鑒其外

便無可付也

鑒一作止

與武帝啟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
竊自信頗涉有悟歲咏吟贊過為淪弱許靖素段遂蒙
永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
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翫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云是
逸少好蹟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
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
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
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

當時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使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鉅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觖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

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
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慾實可恥愧每以為得作才鬼
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
政方殷山心歎默不敢復以閒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
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歷代名畫記云由是弘景書畫並為精絕

無喻心集作並無以喻偶作遇急就章二篇要錄作急就篇二卷並深集作並用歎默藝文作歎然

武帝答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

非嫌然非所習聊試畧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之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隨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

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
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
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
吾少來乃至不嘗畫甲子無論于篇紙老而言之亦復
何謂正足見蚩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
之背熟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
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非嫌要錄作云云
執筆集作執手點
掣作點畫筆一作莽隨筆虛斷作值筆連斷六義要錄
作六文既舊且積作既學既積不嘗畫作不能嘗畫精

工作

與武帝啟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表并竊所摹者亦
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
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
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惟有四
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
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猶

得存不

二卷集作第一卷允表作未允愚衷情作精存不作存者

第二十三卷

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

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

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

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

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父

子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

給事黃門一紙治濂滌一紙

凡二篇並是謝安衛軍叅

軍任靖書後又治濂滌狸骨方一紙

是子敬書亦似摹迹書扇題屏風集作書扇

頭屏風集給事黃門二紙治濂滌一紙

注云是子敬書亦似摹跡

右四件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

今見有二十一條在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

並非甚合跡魚多漫抹於摹處難復委曲

前黃初三年一紙

是後人繆襲告學右軍

墓文一紙

是許先生書

抱憂懷痛一紙

是張澄書

五月十一日一

紙

是摹王珉書被油

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

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

惡

不復展一紙

是子敬書

使復改月一紙

是張翼書

五月十五日

繇白一紙

亦是王珉書

治欵方一紙

是謝安書

右十條非右軍書

集第二十四卷摹處作摹起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此
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

武帝答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未可知悉可否耳
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靖書觀其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
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波擊論
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
許任二跡并摹者並付反右三紙三書二十六日至嗣

公

所異二句集作與同所未可知靖並
作靜離作離其作所摺要錄作紙

與武帝啟

啓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
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
蒙榮造予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
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
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璿璣
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

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預聞喜佩無屈比世皆高
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代名實脫略海內非惟不復
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黜涅而不淄不過
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冒願以所摹竊示
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
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謂以學業往來故因之
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甚
均調熟看乃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

迹隨名偕老益增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跡大覺勁密
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
益得諧稱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
跡常以歎息比日竚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
今論旨云真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
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賜實
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
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

之跡今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恩

逸少上集有唯字草作學璿璣作一

機目作自愚管下有見字繼以齊代二句要錄作繼以齊名貴斯武畧族作紙手隨二句集作心隨意運手與

筆會比目作皆賜要錄作此垂集作來法作妙比世與舉世以下疑各一篇

武帝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悲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書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鍾書集作鍾王

與武帝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
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
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
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
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末年
之譏阮研間近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
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

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

不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覲

以上並見陶貞白集法書要錄茅山志小

異互注題集作顯間近作近聞

古今刀劍錄序

夫刀劍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湮沒慨然有思遂為記云

相經序

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貨半於國而裁出三十身推家破馮唐袴穿郎署揚雄壁立高閣而竝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過尉史或穎慧若神僅至齟齬或不辨菽麥更保黃耆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何點

字子皙廬江潯人博通羣書與兄求並隱居宋齊及梁累徵不應

齊書贊

初褚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儉聞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

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惶恤國家

何肩

字子季更字肩叔點弟仕齊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梁初累徵不就

疾篤書

何敬容特為肩所親愛肩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

田疇館字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

南史

袁昂

字十里陳郡陽夏人初名千里齊武帝改名厯梁司空侍中尚書令

諭人書

昂齊永明時為武陵王長史丁內憂服未除而從兄冢卒昂父顓宋泰始初坐事誅死昂幼孤為冢所養乃制菴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諭之

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它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

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為諸從言心
即事實未忍安昔馬稜與毅同居毅亡稜為心服三年
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
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
息復罹今酷情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
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
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理所歸謹以諮白臨紙
號哽言不識次

梁書

沖人南史作沖年無異於已作
言無異色史云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

情作尋號
哽作哽咽

謝高祖啓

昂齊永元末為吳興太守義師至京師昂拒
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之天監二年以昂為
後軍臨川王叅軍事
昂奉啓謝高祖詔答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萸枯未擬樞
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厯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
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
聖主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鄴邑方構有崇

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斲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
死八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漚血敢
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
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
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
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
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
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

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槨
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游
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
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寒南史作冥
調作洞世作
日新作斯耐作耐推
作惟約法上有因字

高祖答

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並梁書

上武帝古今評書啓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皆拖殊不可耐

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

出

武帝評書作吳施鼎按施肩吾乃唐人此必庾肩吾之誤也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
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

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劒拔弩張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驚鳥乍飛

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

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

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

孟光祿書如崩山絕崖人見可畏

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平

張芝驚竒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

芳不減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

元蘇霖書法鈞玄引作梁

武帝評書霖跋云右梁武帝評書與表昂書評語意大同小異互有得失參考異同真偽難辨以後來元章評

書說梁武帝由此觀之則昂偽矣
淳化帖隋僧智果已作武評

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敕遣臣評古今書
臣既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
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啓
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內侍中
尚書令袁昂啓

勅旨具之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
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
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閣薄紹之書字勢蹉跎

如舞女低腰僊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寧敢謬量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法書要錄

評鍾繇書

字學新書

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若其行書則羲獻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也

遺疏

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間於前覺無識於聖明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負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啟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

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如吾名
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恒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
贈官慎勿祇奉

夏侯詳

字叔業譙郡人歷
侍中右光祿大夫

圍郢城議

高祖義兵起詳與
穎胄同創大舉西
臺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

郢太守凡軍國大事
穎胄多決於詳及
高祖圍郢城未下
穎胄遣衛尉席闡
文如高祖軍

詳獻
議

窮壁易守攻取勢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

略詢納羣言軍主以下至於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

可以列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尅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

金革帶鉤篆文

荆府城局叅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

起雕鏤甚精巧篆文云云士瞻詳兄女壻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甚歲而貴矣

錫爾金鉤既公且侯

顧憲之

字士思宋鎮南將軍
凱之孫居豫章內史

牛埭稅議

憲之永明六年為隨王東中郎長史
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啟

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

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畧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

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

訪察即啟憲之議上從之

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

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

八
五
二
梁文記
四

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
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
倍價或力周而尤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
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誼訴始得暫弭按吳興頻
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之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貿粒還
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俗弗降舊
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
蠲調而元懿幸灾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

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
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啟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
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效任
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
云與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
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
旨然掌所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于公平則無害於
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

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貧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貧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

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
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
竊尋民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
劇奇巧所優積習生常逐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
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
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
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閤信縣簡送郡
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

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
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
安愚謂此條宜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畧其毛目囊漏不
出貯中庶嬰疾沉痾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
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殘燼彌復特甚倘值水旱實不易
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檐令史會稽舊稱沃
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瘠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
改張泚元懿今啓敢陳管見

終制

憲之天監二年就家拜太中大夫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臨終為制以救其子

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為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理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

輜車覆以麤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莫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哀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疎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勿同于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

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

王希聃

獻銅瑞劔表

天監五年希聃為廬陵太守於高昌縣獲銅瑞劔二口以聞時伐魏

累克其城

薄伐凶醜而龍淵耀質匈奴將滅白旗表徵

御覽引梁書

裴邃

字淵明河東聞喜人歷豫州刺史

致呂僧珍書

僧珍字元喻東平范人歷領軍將軍

邃廣陵太守與鄉人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高祖左遷始安太守

遼志欲立功邊陲不願閒遠乃致書僧
珍未至郡以拒魏師遣雲麾府司馬

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

其願也將如之何

南史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太守令卿又為始安

所謂二始

謬與魏移

遼為豫州刺史鎮合肥纂兵襲魏密

魏境時魏長孫稚為揚州刺史察佐欲以實答云無修白捺意錄事參軍楊侃為造移報

之遼謂已覺便散兵

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

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

魏楊侃報移

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掠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

北史

裴子野

字幾原河東聞喜人仕齊江夏王參軍入梁歷鴻臚卿領步兵校尉

雕蟲論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

每有禎祥及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
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
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
論曰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
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
蘊藻用以自通若徘徊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
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
頌百帙五車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聖人不作

雅鄭誰分其五言為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
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歲繡鞞悅無取廟堂
宋初迄於元壽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
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
總角固不損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
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
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闕浮其志溺溺巧而
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闕也若李子聆音

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不敢苟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宋略總論

子野魯祖松之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齊時沈約撰宋書子野更刪為宋

略其叙論
評事多善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國得雋寄迹多於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於晉宣懷荒伐叛之勞而夷邊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政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

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廻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
季高於巨海之上而番禺席捲擢朱齡石於百夫之下
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為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
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關頭霸上之阻曾莫藩籬虜
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
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於是倒載干戈休兵泗水彤弓
納陞肇有宋都帶芥必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步
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猜心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之

所謂義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
輔相總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傳亮謝晦緯
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他胥
附奔走雲合霧集若櫟椽之構大厦衆星之仰河漢或
取之于民舉或得之于未名羣才必逞智能咸效爵不
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濟淆混阿黨容縱莫不驅
掃革易與之更始君行卑非而國不為陋民勤征戍而
下無怨讟品令宥密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無不附屬

為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劍閣北劃黃河而繞東海
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歲天子負康務懷以燕
代為戎岐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境北地三事大
夫願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南反請具銀繩瓊檢
告報東嶽既而洮弗興即年獻世營陽王狎于弗許以
敗輿太祖寬肅宣惠大臣光表超越二昆來應寶命沉
明內斷不欲政由甯氏克滅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
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強宣當時之宜吏久其

職育孫長子民樂其生鮮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
率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巡幸簫鼓聽聞百姓扶攜老
幼相望儀刑愛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傳伏誅繼求內
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欲之而弗違王華殷景仁以
忠允熙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沉密贊樞機徐闕王僧
綽以體國彰信義謝方明劉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
則令明清貴則王舊文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藻麗之
鉅才儒雅則裴荀何傳擅師表之高學剛亮骨鯁則袁

梁蔡子度建言忠並則范泰何尚之宗室蕃翰帝弟帝
子則江夏衡陽廬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或清令而審
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靡以流譽十三年為
多士矣上亦蘊籍義文思弘儒府庠序建於國都四學
聞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從之東帛讌語以勸之
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禮義淑慎規矩斐然向方其行
修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佻者不齒于鄉閭公
宮非儷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不踰閭冠冕之流雍容

如也於是文教既興武功亦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斯檀
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斐爰整則西踐仇池良駒巨象
充塞外廐奇珍環貨下逮百遼禽獸草木之瑞月有六
七繩山諷海之譯歲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
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虜方強周韓歲掇金墉
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橫蹂強胡百
萬之衆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設穹廬於瓜步請公主
以和親于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鬪謀臣智士折撓

而無可稱天子乃朝饗單于臨江高曾於是起盡戶之
役貸富室之財舳舻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
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犇之師橐
弓裹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舍
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為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
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恥身當厯數正位
天居聰明絢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姦君

人之略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索顗袁粲樂武名將則沈慶之柳元景宗敞之或潔清以秀雅或驍果以步類因以軌道廓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顏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荐興邊鄙感迫人懷苟且朝無

紀綱內寵方議共安外物已覩其敗已初世祖登遐委重于二戴太宗晏駕亦託孤于王阮溥近之道同歸闕人之釁如一然宋祚未絕于永光更以宗王之見窘水德遂亡於後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郡公從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於是蔚炳胥變明命就遷俯仰之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閹豎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拔近

代晚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聞大鴻荒者難為
慮因事者易為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斯會實啓
英雄而況太宗為之驅除先顛其闕本根既感枝葉遂
摧斯則始於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癸相去數百
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載而降
虐過於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于前王者也天意人事
其微如是雖欲勿實其可得乎若乃極厥塗炭蒙逆取
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飾揖讓之名者近代之

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緬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頽必有朽壞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於篇矣繫敘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其舊俗遺風逮於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附于茲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詔續成何承天

宋書其年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
新史既行於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長於永明之年
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為宋
略二十卷剪截繁文刪撮事要即其簡寡志以為名夫
黜惡章善臧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以勒
成一家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焉

司空安成康王行狀

降七緯之禎靈五行之正性珪璋博達清明在躬學無

常師希追風乎孔父幾神殆庶諒亞迹乎顏生悅禮敦
詩方昔人而有裕既明且哲體大雅而弗渝若乃慈明
外朗淑德內潤夏侯玉樹之談衛玠璧人之目又授使
持節郢州刺史公四居方岳政刑克舉仁恕以懷君子
刑憲以肅小人蒞煩以簡居難則易霈如時雨芬若蘭
蓀所去見思所居稱治邁疾薨竟陵之石梵時年四十
四皇上震天倫之悼庶僚懷人百之感詔贈司空常侍
王如故禮也自巴濮以東鄧鄧以北方舟連騎赴者如

雲昔王薨及葬仁禽有踐境之識羊祜云亡市人有罷
歸之慟若公恩結三楚亦異出一時公幼無擇言長無
擇行立功以庇物執德以居宗重以道性虛閒居處沖
約終日清靜如布素焉

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

皇上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
駕遠撫橫逸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
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

慶符合六府孔修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
王為宣惠將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為政振民育德循名
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饋累起求賢如不及卑身折節
用人若由己玉帛旅于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
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
門洞啟列筵廣置四民摠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
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
百吏仰成具僚斂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

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
是以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
曰纖芥之善春秋必書吏民歸美難用抑絕於是二三
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選辭興事
篆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
萬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苞九域畫野分疆猗歟帝
子曰就月將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既表南國
肇允神童翻飛上德導達玄微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

為麗則帝曰爾詣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
顯允洵美且麗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贊大朝庇民濟
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

劉虬碑

受川岳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鴈乎
若寒霜之潔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儔其量在具
幼也孝敬淳深貫乎幽顯廬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
賴焉樵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

於豐草蒲密致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籍甚羣公側席鑿室林臯面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坐夢樹蕙滋蘭蕪沒庭戶平疇翠瀨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生居士高明叅

克我我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惟則築室臯壤
考槃郭郭坐卧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餐上藥優
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
成市悠哉荆夢逝矣江濱輜輶結轍羔鴈成羣監觀令
範式如金玉君子徽猷誰其與屬疇咨故老遵揚實錄

喻虜檄文

普通七年北伐敕子野為喻魏文受
詔立成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言曰

其形雖弱
其文甚壯

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

慝除其患難肇自邃古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
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
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
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之墟頻梟僭
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
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略而狡虜遊魂不式王
命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
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

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螢爝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大姓蒙恥俛首有自来矣濯身明目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磬降漢華貂七葉苟有其才豈無大位

謝舉

字言揚陳國陽夏人歷遷尚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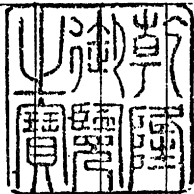
褚翔墓銘畧

翔字世舉涇川曹孫大通中為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卒官外兄謝舉為

作墓銘論者以為擬得其人

弘治推華子嵩慙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書

梁書



梁文紀卷九